李忠定奏議 角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紹興五年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秪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皐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且慙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躐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

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違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於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鰐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兎之技抹老矣嗟病牛之卧壠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膺寵渥累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釐事告成欲均數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

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鴛鷺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懃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戎役以言旋惕若眇躬懼兹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救卻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

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藴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兹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蕪辭冒貢方虞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衮之寵燦爛

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部屋生輝臣鄰攺觀
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
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慾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
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
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
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
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諮
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
詢雖頻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
蒙睿慈親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

言鳳翥翕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兩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玆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慙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略報恩有路矢死爲期

從來雖有蕭斧之說然無意義蕭斧當作齋斧古者遣將具斧鉞齋於太廟而後遣之所以重將帥之任也 李又玄評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踈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瀆天聽負憂抱

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羣口鑠金之際薄
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
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
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
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
量淺短輒以己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
伏蒙詔書特加獎諭追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
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
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
區管見冒瀆天聽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

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
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
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
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
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如臣所蒙於
靖何愧顧臣羸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
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
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臣已奉
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冒塵聽覽臣不勝
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親筆詔諭紹興五年十月起公安撫江西公先有辭免二疏故高宗以手詔起之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惜服起于閭舘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
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
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
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
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
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
初不閱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紹興
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
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姑務
退藏跡異羲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閒廢
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洒宸章臨賁丘壑隆恩
厚德超度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
所集憂患異於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憊於往日
徑霜之葉望風而先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隕
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懼萋斐而心之慮者
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
使膺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
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
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庇

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嵁巖而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

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滿前得謗
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寇犯
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
當治兵為自疆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和議
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
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
蒙擢用寘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昌以太保同
安郡王領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
豈可參與朝政俾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
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偽命臣僚等第行

遣而受偽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屛閑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啓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詧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

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和議之誤國彰彰矣而受邦昌僞命之臣雖至愚者猶知惡之乃竟以二怨之攻使公孫忠莫達甚矣闇主之不足與有爲也　李又玄評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者恍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

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靦顔(中謝)伏念臣耆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之初慱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僞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膴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躋才疏意廣終何補於消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瀕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氊三徑一歷已甘白首敢意膚明之求舊加講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爲奎璧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

屏之勢恩輝若此郡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蒭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遍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繫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御窺於羲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

論金人失信劄子紹興六年二月召赴行在面對訖赴江西任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

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繇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適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

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

人不顧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弊以代
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
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
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繇是觀之三鎮之
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旣破汴都登城不下
猶假和約已成之説以欵勤王之師遂遷二聖
巻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
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
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刼掠主人恃
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己之直而主人

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蓄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評　直壯曲老韜鈐家能言之志爲氣帥不慊則餒非韜鈐家所深知也　李又玄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制置司聚兵於川陜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繇湖湘以趨川陜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陜東引吳越如行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通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

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遣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蘺廢邑屋蕩盡而粮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

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
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顧詔岳飛先遣將佐
軍馬及幕府官經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
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任
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
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
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
效如謂屯兵聚粮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
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

兵護粮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詹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公嘗論天下形勝以關中為上襄鄧次之今以襄陽為上者以兩河既失因時制宜也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入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

謹奉社稷以從是其曾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羣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繇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

從夫是之謂和金人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
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
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来
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兾萬一者何其紛紛
也夫靖康之閒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
炎以来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
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讎之邦不共
戴天早辭重幣秪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
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
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惟

戰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脆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模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

用其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指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顧無以細故勤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金人每勝必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二十年來以此亡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但不能具明眼人如忠定者耳以戰國之從橫譬當時之和戰極確宋人讀戰國策亦笑連衡之愚而且戰且和卒無定計者亦能堅忍而爲細故所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来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緘省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虗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搉貨亦頗

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

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曉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兵而

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総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

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牓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粮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粮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

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為成法乃為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忠定公營田之說能行于紹興則足以禦金人董崇相營田之功不罷于天啓則無憂乎奴虜良法已行美利已見又章囂而旁掣之階厲為梗自昔已然

李又玄評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強悍狃於為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為羣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為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為惡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

歸一雖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粮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越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撃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待奠居不勝幸甚

國朝於虔州置節鎮正與公意合但節鎮難其人耳　李又玄評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刼掠

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勳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艷皆有傚傚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

常切教閲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弓弩火藥雖賊權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以作賊得官嗜利喜亂之徒其歆艷固宜此今日招安盜賊之明鑒也必威足以讋使懼而自歸恩足以懷不挺而走險于武震庶毋頓乎 李又玄評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

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關乎祖宗常平之政寔
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
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
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
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
居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劃刷所餘無幾豐
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無
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綿
亘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

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貧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挪移朝廷不復刻刷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

為人子為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
者為流涕臣竊仰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
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
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
於所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
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
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
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
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
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

宗社顚危天下反覆賴陛下揔師于外億兆推
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
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
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
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
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
養使薄海内外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韙
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徃于
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
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

上下神祇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撫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志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為自治自

強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惷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二帝之還不在朝所夕請而在所施所為譁高兵振而太公自歸其明驗也于甬憖深得此意晉惠公為秦所執使人歸告郤呂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繇此觀之即淵聖歸亦不難于所處矣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為失策又以其事為

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内應是時邢倞張撝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

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
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
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
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爲然得旨令
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
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
尚書右丞何㮚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
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官邢倞張搗河東轉
運使張灝皆使與議徇其說與邢倞張搗所奏
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

時雖屛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
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
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
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
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廷之
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猶
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
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
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
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

制西夏則遣秞誘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羣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為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為中興之助取進止

謝賜玉鶻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

臣已祗受訖天庭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軒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畀牧圉而增榮秀肯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畀瑣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

衰頽已老結約亡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
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
對踈遠之跡得望清光於咫尺閒從容移時仰
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
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數奏迂踈猶有
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
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
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

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嘗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通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卒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鋣迎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

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况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勞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

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已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

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

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昔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衰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古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蓊薈深容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遂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鷹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

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
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
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
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
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
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
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
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
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
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

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

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斂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鑑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粮餉為先而去秊自江以南綿地數千里適有

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莩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

支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
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
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
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
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
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
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
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
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

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
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
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
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
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
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
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
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
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

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虚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勝之非難持久為難籍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来援當何以待之此當善後者一也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来蘇

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乃可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虐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弈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漢北出自膺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

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為根
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
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
世為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
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
將士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
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
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
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
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

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東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衂遽自退屈豈

可謂之常德武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

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進取之序先山東而後京西此所謂攻其瑕則堅者瑕也圖善後之策使兩河

之民不虛遭屠戮之慘排因粮之說使僞地之民不益堅從賊之心此所謂以天下為度也公固主戰者也而務持重多筭運籌制勝所繇與好勇倖功者異矣

天下士民無不願戰勝獨主和者袖手旁觀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主和者之肺肝其足食乎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謝到任表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江西境受帥任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揔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勑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爰於風雲感會之

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玆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從容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晛從風而散釋追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業多荒科歛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材顧臣何人乃預玆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

德天覆羣生旣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忘於夙夜儻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粟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

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
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
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
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
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
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
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
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
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
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

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烖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為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 存此以見當時民困乃至如此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未渡江自寇

蔡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
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
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荊湖皆置大使
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粮優裕贍養不闕所以
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
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埸蕩然無捍禦之備
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
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荊湖論之建
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
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江西一路

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
人不来則已如其果来必乘間擣虚則無如江
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隨間隙盜賊之妄
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
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粮之半伏蒙聖慈察
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
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
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
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
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

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

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單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黄州與江西相為表裡庶幾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宫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以千餘之軍遣三分之二分捕盜賊每部不過數百人而所向有功則公之成功奇而用心苦矣　李又玄評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

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茍有所見豈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聽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為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廼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

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為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為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凡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

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為志豈待
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論
議激訐亦望容貸以来直言日慎一日不
以天地之變為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
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
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
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勑百司此誠甚盛
之舉然日俟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
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

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驛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

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宸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遥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枚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

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内輕外以為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隷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畫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

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
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
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
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
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
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
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
足以服之手撝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
道當為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
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

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
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
宿衛使為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
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
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棊家
之爭先法耳故善棊者之置子必能制於
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令諸
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
矣敵人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京西

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潁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閒擣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粮恭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粮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

有國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縣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減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繇是觀

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
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糴
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
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
為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
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強委之
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
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
吏置場收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

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戸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效交子之法以爲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告勑牒須勸誘上戸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来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

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瀕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

廷拋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
産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
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
便無虗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
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
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
往往以修城壁為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
責如連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廩
以修衢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

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頹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為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迫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詳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

自緣搔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以正兵屯淮泗以奇兵擣京西使彼分兵則淮泗之力舒彼不分兵則擣虛之計得此理易見而不能用者殆有庸儒之鼠宅于其胷故恫疑莫決耳　李又玄評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

慰民心而伐罪號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於關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囏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採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為臣子咸願翼從況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靮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

羅薦可請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僞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粮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吊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

傒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僞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僞境本吾境而僞境之民本吾民也弔伐以招納爲先不在多殺復境以保守爲上不在亟攻譪然王佐之言　又玄評

乞罷江西帥劄子　乞兵䟽二十上竟不報始乞罷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

餘昇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黽勉期稱所蒙
適丁僞虜猖獗之秋當爲防冬捍守之計而臣
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
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
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
賊馬屯聚將爲擣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
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士民
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
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
濟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宥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捂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略即乞朝廷以臣不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

蓋憂於誤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
矜從以安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
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
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僞
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
奇也惜乎以錢粮不繼而勾回軍馬未能成功
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
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

蘄黃間約岳飛兵相為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當自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取進止

彼出奇而我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此碁家援先法也言兵法多出此願人不悟耳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顧

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
之初即論本路為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
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
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
庶可集事俯蒙宣諭以臣言為然既而降付朝
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
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
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
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
貪竊寵祿虗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

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来為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為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現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為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為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簡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付公以當一面而無兵無將無錢糧[illegible]使之忍一路之憂責廟堂諸人不足恃張德遠似不應爾 李又玄評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宫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奬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黽勉顧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暵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捂應岳飛大軍錢粮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制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

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
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
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
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
之際或有衝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
若控告君父為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
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
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
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
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舒目前之憂為中外

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黠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為不可勝之謀用正為奇濟虐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紓大恳衰病之軀終冀粹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聰無任惶恐戰越之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聞探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

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詧察取進止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瞽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溫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識慮迂踈材能譾薄所願學俎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輙罄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辱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

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奬以細書十行之札襃踰華袞賜重萬金部屋為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孫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勒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浯溪之頌

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是千古忠臣小影惟木從繩則直惟后從諫則聖是千古英主胚胎 李又玄評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

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
院降詔奬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
伏念臣竅啓寡聞初無智略徒以誤膺知奬實
同安危故敢每以贅言干冒聰聽伏蒙皇帝陛
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奬
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涓
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
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
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
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

臨則虜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僞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爲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

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䘏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觧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

戰勝不計首級乘勢塵敵如轉巨石於萬仞之巔以摧枯朽此用兵要訣也然全軍推賞則濫賞之弊滋要在有術以權之總在統帥得其人耳 李又玄評

奏陳生擒僞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将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僞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放散所獲粮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僞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僞齊州縣将来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

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偽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為利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為將來大兵就糧之資寔為得策伏望

聖慈特賜詳察

偽地之民本吾民放歸是也然歸而使之致死於我且未免復死於鋒刃名生之實殺之也不若使之營田以養兵其所獲糧料愛惜椿收使大兵有所因而來歸者有以養尤為得策　李又玄評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亟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置之所當先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顧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

貽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綿亘相望以張
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
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
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
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
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
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
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
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
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

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輙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

守者進之基能固守而後能進戰可謂片言居要深考古跡要害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皆宜築壘屯兵是碁家冬着今流寇縱橫此為先務　李又玄評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

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
所追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
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
運鑾輿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
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
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
太上皇帝聖繇天縱道本生知適遭醜虜之憑
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關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
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軺遒問空纏九土之悲
恭惟皇帝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

於宵旰深思欲見於羹墻嘗膽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為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至情少抑
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秉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烈
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迴得大
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

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
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同哀
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
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而沈月魄矧陟
方於遐域尤軫慕於聖懷承命震驚拊心摧殞
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體儷
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儼母儀
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
艱難從鑾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爽於
興居問寢龍樓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

萬國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夙藴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訃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膺兩宮寄託之匪輕嘗膽有爲冀刷憑陵之恥茹荼雖痛顧寛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蘚回得金國右副元帥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羣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
殞涕雖遵國家舊制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
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之請七降批答始以
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素幄聽政於几
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載未之有
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為匹夫
而能復讎者前史美之況於萬乘之主乎金人
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狩
而置之漠北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
如意以至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也計

音之來既不以時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謀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為敵人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彊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為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為治兵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偽震讋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為害有

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高祖聽之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為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入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國之恥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為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

願者矣匹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氷筍
生于冬者而況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孝悌
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所欲其有不從者哉
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遇雖嘗抵牾終
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問哀慟不如無
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
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
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金人以生道君市猶可言也既晏駕則
奇貨已矣乃又奔問計日奉迎梓宮復
以市晝之柄側授敵人此何為者兵法
固有激士心之憤而用之者將士感哭

連日憤敵深矣不因其憤而用之而甘為仇役高宗于是乎為不子矣李又玄許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上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一日進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 中賀 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業之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為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

虎踞龍蟠吴濱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
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其天險
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
武之保河内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
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
張皇六師震疊中土駕馭貔虎翦屠鯨鯢掃陵
寢之氛埃葺宗廟之鍾簴恢復故境再臻太平
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厩竊慕於
壹丹顧重鎮上流有慙於温嶠心馳魏闕莫參
鴛鷺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勘定禍亂克翦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抃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覩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

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憣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吴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

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
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
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
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
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
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
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
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
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
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

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氷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

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来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頼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濵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将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塡溝壑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通篇欲高宗以立志為先末段欲覩高
宗恢復中原舒憤千古以自畢其戰守
之志願意在筆先故不覺文情之周匝
也

自建炎至此十一年始有中興氣象帝
亦謂十餘年訓練士卒今始可用公乃

汲汲以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為言未幾而秦檜得政專主和議政事不修賞刑不信而宋遂厭厭人役矣噫公何見之早也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詠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對
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
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
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
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
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瀚非
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
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
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
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

六論率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秪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覩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蹶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間不容

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為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乂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鍾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状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来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思為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誤國家大計耶目今偽齊之兵為劉光世撃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散走嘯聚往来於淮西之間蘄黄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黄兩州與江州實為對境蘄黄即江州之脅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亢擣虚延入内地使不預為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

不誤事況蘄黄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盡之處其隸將兵雖

例前去差撥竊處逐州占吝不為發遣兼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窵遠緩急難以勾抽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布防守況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為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為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曾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捍舒蘄是扼要語　李又玄評

乞差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效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洒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

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
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
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
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
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
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
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
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
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

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
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
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臨時方今強虜
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許以為控扼欲進則未
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
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
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
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
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
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

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

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略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

論淮西軍變劄子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

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
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
軍素無紀律遇敵輙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
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
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為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
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
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
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足捍敵一
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授閑散將士觖望遂
生攜貳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

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略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先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

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先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踈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

耳客喻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境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機會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

勢益張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關
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為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
乎鄜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鄉
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
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
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
見踈闊姦逆窺伺強暴憑陵喪威辱國自取予
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
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
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

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来将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将来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将来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

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閎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

人心漸寧士氣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

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繇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

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
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為扶顛持危
長久之計乎所謂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
日為不可緩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
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
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
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
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
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
衆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

足為吾害也或謂虜偽得吾叛将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将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偽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

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
令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
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
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
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
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
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
日之可憂者臣以惷愚夙荷膺奬每思竭盡以
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
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

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
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鄜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
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
軍事呂祉並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
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
朝廷別有處畫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
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
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

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
切雖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
或簡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
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
西面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
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
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
便伏乞睿察

中興方有其具而一瓊忽叛士氣沮喪
真可痛惜然岳韓張楊精兵不下數十
萬勢猶足以自固何至恫疑虛喝遂自
屈方其幸建康圖恢復規模氣象真

足有為曾幾何時虜使與三偷偕來遂以詔諭江南為名竟隱忍受之而不知愧何孫弱相尋之遽也所謂主和議者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忠定公之言于是乎驗矣

劉光世罪無紀律遇敵輒避議者乃與岳韓並稱何不倫也

呂祉雖智不足以御變使瓊得叛去然被執至偽境能下馬罵賊竟死國難其節槩有足稱者

採者哲之言而勿偏聽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是救時急着天地之變不足為災又不盡言國之大患是千古至言　李又玄評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

赦狂瞽又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
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
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
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
比臣愚竊以為不然誠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
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
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
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
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
無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

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

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為歸罪于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為不利偽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

且為固守之計和恊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不察此理經變故所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

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

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通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塡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王恢設馬邑之謀無故而挑強敵漢武誅之是也若金虜則破汴都劫二帝辱六宮奴輩族自有天地以來中國之辱未有甚於此者此而不注意治兵一洗振古所無之恥則何以自立於天下臣民之上耶王恢有罪無功張浚功浮於罪愚意第欲深明浚不宜棄故不得不以王恢之誅爲失策耳

言者之罪浚意不在浚也欲借浚而以退避講和之說進也公之救浚亦意不在浚也惟恐其因浚而使退避講和之說行也。

以漢高喪師屢跳不歸罪良平引喻極確　李又玄評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略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剏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

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
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
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
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閒高祖雖屢
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劃鴻溝羽引而東遂有
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粮乏
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
北繇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敗將之故望
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
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虜偽乘

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

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遠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守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

江北國勢遂卑繇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

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
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
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今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
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
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
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
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
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必措置失當之故
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
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

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輙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恐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粮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

亦粗定矣前日刱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閲将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隷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忻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爲先則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

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韓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說仰裨廟謨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幸甚

用兵以作氣爲主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千古用兵第一義當時疆場非有警急之報徒以一叛將之故虛弦自驚望風退屈此何爲者

甚矣闇君之不足與有為也
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屏蔽固而後江
南可都自六朝也然矣我國家定鼎金
陵宿重兵於池河而留都諸衛半在江
北亦是此意乃無故而撤張浚揚沂中
之兵是自撤其藩而與仇敵共長江之
險也其可乎
以保民為先是王佐之言以良平推廟
堂而以董公韓生輩自比
得進言之法 又法評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乞罷帥權除
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
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
恩涕泗橫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

德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縣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袁等州素産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為羣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羣盜凡數十夥幾數萬人逆

者誅鋤順者惠來率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境相望聞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鄂瓊之變藩籬踈缺人心動揺萬一虜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

尙使待罪籓方以備驅策自非披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揣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聰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一切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

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端奔矢往
並無留者雖蒙差到申世景李貴步諒軍
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袁等州盜賊殘
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那目今防冬之
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
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伺防守之
職責在師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
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
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
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

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遁但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察

一本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

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淺也伏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顧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

膺旨許令招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粮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

貼黄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爲退避之計宮省既行帥臣亦遯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爲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

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遯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繇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偽乘閒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晝一所陳皆防冬所不

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虞受重責乞簡會臣累奏所乞或先黜責施行伏望

睿察

所謂虜騎犯江西宮省既行師臣亦遷者蓋以金人入寇高宗命津遣六宮及孝元祐太后如江西兀术知太后在洪州遂趨江西劉光世屯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渡江無知者虜薄城下光世引兵退屯南康金人入江州遂繇大冶趨洪州太后聞警出城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城走金人遂陷臨江翁表撫吉等州太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走虔州僅得免金人遂還屠洪州慘酷極矣

夫江西內地也使九江咽喉之地劉光世能固守勿失黠虜豈能蹂躪至此乃使六宮流離數州糜爛光世失律之罪其足誅乎後世乃與岳韓並稱不亦辱忠貞而蓋格天之烈哉此論世者之所以必考其實也 李又玄評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保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誤膺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過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罄愚衷函詔俯須屢叨睿奬夫何抵忤自取悔尤積有

煩言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爲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廓納汙之宏度致茲盛德施及孫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繇克謹保身之戒攀援望絕方屛跡於山林祝頌情深願憑因於香火

論使事劄子 紹興八年時公退居長樂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

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
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
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
靖康之變國祚幾絶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
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為
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
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
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
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

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

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帑藏為虗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

姦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為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略有五而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

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須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

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而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合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

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

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爲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踈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絶舳艫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

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繇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

罰皆不繫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强弱弱者必服於强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

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

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爲功胷中了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朝廷自十

數年来議論不一而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習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早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屬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

紹興五年嘗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

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句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

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正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勤為所制身危國蹇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仇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憣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

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

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入之於我孰與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況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詳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𦼮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来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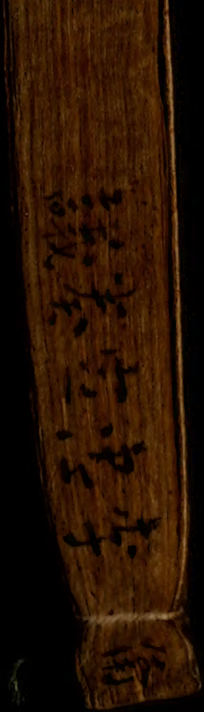
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顧先斧
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
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
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鄜瓊之變以已見利
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奬諭以疏中論及
侍從臺諫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
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
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
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
聞有一言及之者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

為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蔵拙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其言可謂切矣公此疏尤為沉痛澹菴諫臣也故多憤張之詞公大臣也其為慮周其愛君篤其言激而婉迫而可思然澹菴封事膾炙人口久矣此疏祕五百年至今日而始洩之真千古快事也

宋之興衰強弱一言而決在和使之通
與絶而已與之絶則正仇讎之名作士
民之氣勵兵選將可以轉危而為安與
之通則仰愧宗廟俯愧士民身危國削
必底于亡而後已夫主和議者不過欲
劉豫其君已耳豫今何如何有于我雖
欲求彼以江南數郡地三我不可得而
況欲迎還梓宮覲復舊宇乎公之言危
痛至此而猶不悟意蓋悪之心人皆有
之然則孟子之言非歟

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一段與
魯仲連折新垣衍之意同

王倫後為金人所留欲以為營平等州
都轉運使倫不從遂縊而死倫似非叛
宋者然等死耳倘能以死爭詔諭江南
之名豈不為中國重計不出此乃與虜
使偕來肆虜熖而羞中國後雖不為虜
用繼之以死猶不足以贖其罪若倫者
可謂不善處死
者矣　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